

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2011年版）课外必读书
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

简·爱

〔英〕勃朗特著 刘道译



简·爱

(英)勃朗特著 刘超译



北京·旅游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康庆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简·爱/(英)勃朗特著;刘超译.—北京:旅游教育出版社,2012.5

ISBN 978-7-5637-2369-0

I. ①简… II. ①勃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IV. ①I561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4563号

简·爱

(英) 勃朗特 著

刘超译

出版单位	旅游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
邮 编	100024
发行电话	(010)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(传真)
本社网址	www.tepcb.com
E - mail	tepfx@163.com
印刷单位	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0.25
字 数	128千字
版 次	2012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8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20.50元

(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)

导 读

作者简介

勃朗特，本名夏洛蒂·勃朗特（1816～1855），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索顿的一个牧师家庭。她的母亲早逝，8岁时就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。那里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，夏洛蒂的两个姐姐因染上肺病而先后死去。于是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回到家乡，在荒凉的约克郡山区度过了童年。

夏洛蒂在15岁时进入了位于南开夏科恩桥的女子教会学校，几年后又在这个学校当了教师。后来她开始做家庭教师，但因不能忍受贵妇人、阔小姐对家庭教师的歧视和刻薄，她便放弃了这条谋生之路。

夏洛蒂曾打算自办学校，为此她在姨母的资助下与艾米莉一起去意大利进修法语和德语。然而由于没有人来就读，学校没能办成。但是她在意大利学习的经历激发了她表现自我的强烈愿望，促使她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的主人公简·爱从小失去父母，寄养在舅妈家里，虽然她百般地努力，但仍然难以讨得舅妈的喜欢。随之简·爱被送进慈善学

校，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她仍坚持学习。

简·爱在慈善学校毕业后，她鼓起勇气去迎接新的生活，应聘到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。在她获得爱情的同时，一桩隐瞒了15年的秘密使她的婚礼成为泡影，原来她的未婚夫罗切斯特已经结婚，并且有一个疯了的妻子。简·爱只好离开了罗切斯特。

不久之后，桑菲尔德庄园被罗切斯特的疯妻点火烧毁，不仅罗切斯特的妻子在大火中丧生，罗切斯特也因此失明。最后，简·爱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。

写作背景

1845年秋天，夏洛蒂偶然读了妹妹艾米莉写的一些诗，突然想到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。于是她们商量之后，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，用当时已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。

她们没有署真名，而是分别用了三个假名：柯勒·贝尔、埃利斯·贝尔和阿克顿·贝尔。尽管她们的诗写得很美，却没有人注意，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。

但是，诗集的出版激发了她们对创作的热情，于是三姐妹又开始埋头写小说。这时，夏洛蒂已30岁。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，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取名《教师》；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《呼啸山庄》和《艾格尼斯·格雷》。

她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出版商。不久，出版商回复她们说，《呼啸山庄》和《艾格尼斯·格雷》已被接受，但夏洛蒂的《教师》将被退回。

这对夏洛蒂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，但她没有退缩，反而憋着一股气又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是《简·爱》。

思想内涵

本书阐释了这样一个主题：人的价值是由尊严和爱构成的。本书的主人公所追求的人生有着两个基本旋律，一是富有激情、幻想、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；二是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。

本书通过描写孤女简·爱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，表现了一个不安于现状、不甘受辱、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。同时反映了一个平凡心灵坦诚倾诉的呼号和责难，一个小写的“人”成为一个大写“人”的渴望。同时本书表达了妇女不甘于社会指定她们的地位，而要求在工作上以至婚姻上独立平等的思想，这在当时的英国文坛造成了巨大震动。

在小说的结尾，简·爱获得了一笔遗产，她回到了孤独无助的罗切斯特身边，充分展现了作者的理想，那就是女性要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以及家庭中享受独立平等，还要对爱情忠贞不移。

阅读要点

1. 独特的写作风格

在写作风格上，作者独树一帜。她的文笔简洁而传神，质朴而生动，加之第一人称的叙述语言，使得小说更加贴近读者，贴近现实。

2. 浪漫的文学特点

本书体现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特点，显示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诗人的气质。作者在叙述中自然地使用了梦境、幻觉、预

感和象征、隐喻等手法，使小说情节扑朔迷离、扣人心弦。

人物介绍

简·爱

她是本书的女主人公，一个性格坚强，朴实，刚柔并济，独立自主，积极进取的女性。她蔑视权贵的骄横，嘲笑他们的愚笨，有着自立自强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。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并且从不向命运低头。

罗切斯特

他是桑菲尔德庄园的园主，拥有较多的财富和强健的体魄，年轻时曾过着放浪的生活，后来他决心认真生活，喜欢简·爱并向她求婚。晚年由于第一任妻子的疯狂放火而烧掉一只眼睛，最后成为了简·爱的丈夫。

里德太太

简·爱的舅妈，她曾违心答应丈夫收养简·爱，但对简·爱很不好。她的儿子自杀使她中风，她临死前却良心发现，告诉简·爱还有亲人在世。

伊丽莎·里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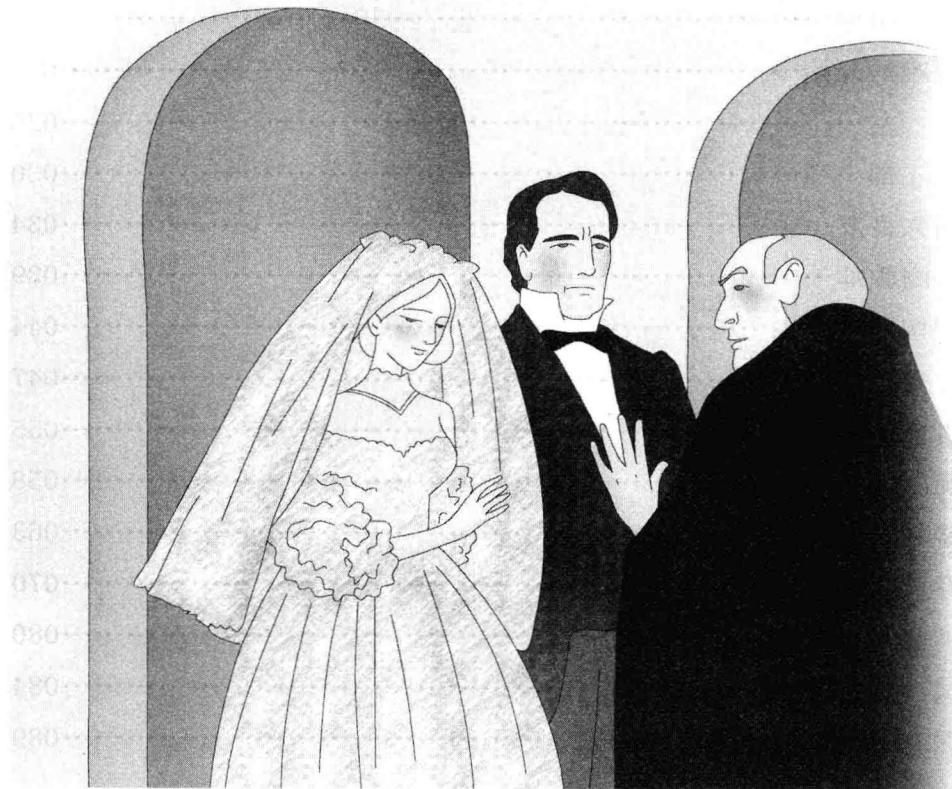
她是里德太太的女儿，习惯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日常生活规律如钟表般精准。她因弟弟的行为和家庭的败落而痛苦，决心隐居成为修女，后来成为修道院院长，她将所有财产都捐献了出去。

目 录

寄人篱下	001
饱受欺凌	006
一线希望	010
忍无可忍	012
反 抗	015
艰难的开始	020
益 友	025
良 师	030
痛失良友	034
家庭教师	039
罗切斯特先生	044
针锋相对	047
古怪的笑声	055
疑 团	058
盛装舞会	063
乔 装	070
神秘客人受伤了	080
试 探	084
探 病	089

 Shù Jie Shao Nian Èr Tong Wén Xue Míng Zhū

原 谅.....	092
爱情之花.....	097
真 相.....	104
出 走.....	113
寻找失落的幸福.....	136



寄人篱下

那是一个十分阴冷的冬日午后，按照惯例差不多又到了散步的时间，尽管我们早上已经在片叶无存的花园里逛了一个钟头。但是，现在看来例行的散步却要不得不取消了，因为自从吃午饭时起，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漫天乌云和滂沱大雨，人们早已经停止了一切户外活动，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呢？

这倒使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。我一向不爱散步时走很长的路，特别是寒冷的下午。对我来说，在冬季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可怕，手指和脚趾都冻僵了，不仅没人同情，还得挨白茜一顿责骂，真是烦透了；偏偏自己与伊丽莎、约翰和乔琪安娜相比又是那么瘦弱，不禁又平添一缕愁绪。

我的表



兄妹们伊丽莎、约翰和乔琪安娜这会儿都在他们盖茨海德府第的大厅里，正簇拥着他们的母亲围坐在温暖的火炉前。我的舅妈里德太太斜躺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，看着她身边的这些心肝宝贝，他们这会儿既不争吵，又不哭闹。这的确让她感到很快活，尽管如此，她也是不会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。

即使在外人面前，她也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，她总是说：

“简总是哭丧着脸，又不讲礼貌，一点也不讨人喜欢。很遗憾，我不能让她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儿，除非她变得可爱起来。”

的确，她从来都不让我享有只给知足快乐的小孩的那些乐趣，除非我确实像她所要求的那样，认认真真地努力培养出一种更加随和和讨人喜欢的性情。

既然不能自讨没趣，我只好悄悄地溜进大厅隔壁的那间屋子。那里有个书架，装着许多各式各样的书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找出了几本插图很多的书。

我爬上书架旁的窗台，缩起脚，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好，尽量把自己藏在拉拢了的红色窗帘后面，以免被啰里啰唆的里德太太和不怀好意的表兄妹们看到。

一面翻看着放在膝头的书本中生动有趣的插图，一面眺望着窗外朦胧的雨景、参差的树林和湿润的草坪，一切都很美妙，让我领略到前所未有的快活。我什么都不必担心，也不必多想，只是希望没人来打扰我，坏了我的兴致。可偏偏就有人连这点自由和乐趣都不肯给我。

门“砰”的一声被打开了。

“哇！那个死丫头野到哪儿去了？”是约翰·里德的声音在唤我，然后他停了一下，发觉屋里没人。

“她在什么鬼地方？”他喊道，“伊丽莎！乔琪！”他在喊他

的姐妹们，“简不在这儿。告诉妈妈，她跑出去淋雨了。这个坏畜生！”

“幸亏我拉上了窗帘。”我想，“但愿他别发现我躲藏的地方。”他自己倒是不会发现的，因为他既不眼尖，也不机灵。

可是伊丽莎在门口一探头，立即说道：“她在窗台上呢！准没错，约翰。”

我赶紧走出来，因为我一想到可能被约翰拖出去就浑身哆嗦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应该说‘您有什么事，里德少爷？’”

这就是他的回答。“我要你到这里来。”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大模大样地坐定，做了个手势，示意要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。

约翰·里德是个14岁的学生，比我大4岁。按他的年龄，他长得太高太胖，黑黝黝的皮肤，显得很不健康，圆盘大脸，四肢粗大。现在他本应该待在学校里，可是他妈妈却硬是要把他接回来休养一两个月，还说什么“他身体欠佳”。

其实据他的教师说，他的身体状况完全是贪吃的结果。可是做母亲的不愿听这么刺耳的意见，她宁愿相信这是他用功过度和想家所致。

约翰对他母亲和姐妹没有多少感情，对我更是怀有恶感。他欺侮我、虐待我，一星期不止两三次，一天也不止一两回，而且经常如此。他欺侮我时没有人维护我。

仆人们可不愿意得罪他们的少爷，而里德太太呢！好像从来看不见他打我，也从来听不见他骂我，虽然他常常当着她的面既打我又骂我。不过，他背着她打骂我的次数就更多了。

我听惯了约翰·里德的责骂，从来不想还口。我所关心的是，怎样忍受那谩骂之后必然随之而来的殴打。

“你躲在窗帘后面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在看书。”

“把书拿来。”

我回到窗口，取来了书。

“谁允许你这样做了？竟敢乱翻我们家的书架，知不知道我们很讨厌你？你老爸老妈可没给你留下一文钱，要不是我们可怜你、收留你，你早就当乞丐了。而你不仅不知感激，竟连一点规矩也不懂，现在该由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。喂！站到门边去，离那镜子和玻璃窗远点儿。”

我起初还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，只好照着他的话做了。可是当我看见他举起书，拿稳了，站起身要朝我掷过来时，我才惊叫着往旁边躲闪。然而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那本厚书飞过来，正好砸在我身上。我跌倒在地，头撞在门上磕破了，伤口流着血，疼得很厉害。我的恐惧和愤怒已经超出我所能忍受的顶点，使我一下子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都抛在了脑后。

“你这个恶毒、残酷的坏蛋！”我大声喊叫着，“你像个杀人犯，你像个奴隶贩子，你就像古罗马的暴君！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你竟敢对我讲这种话？伊丽莎，乔琪安娜，你们听见她的话没有？我得去告诉妈妈！不过我要先……”

约翰气急败坏地朝我直扑过来。我觉得他揪住了我的头发、抓住了我的肩膀，他已经把我当做一个危险的东西来对付了，而我看他真像一个杀人犯。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流下来，流到脖颈上，霎时间疼痛压倒了恐惧。

我发疯似的和他对打起来。我记不清我究竟用手干了些什么，只知道他骂我：“耗子！耗子！”还大声哭叫。他的帮手近在咫尺，他的姐妹早跑上楼去叫里德太太了。

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她们的话：“啊呀！啊呀！多狠毒呵！居然敢那样打约翰少爷！”

“谁见过这样坏的脾气！”

这时里德太太命令道：“把她拖进红房子里关起来。”

我一路上反抗着。这在我可说是空前未有的举动，可这样一来却大大增强了白茜和阿葆特对我的恶感。

“抓住她的胳膊，她简直像只疯猫。”

“真不要脸！真不要脸！”太太的使女说道，“多骇人的举动，爱小姐居然打起年轻的绅士，打起你的恩人来了！居然打你的小主人！”

这时候她们已经把我拖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，把我按在椅子上。我开始像只弹簧似的蹦起来，她们的两双手不住地把我按回去。

“你要是不乖乖地坐着，就得把你绑起来。”白茜说道，“阿葆特小姐，请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，我的那根她一挣就会挣断。”

白茜接着她的话茬冲着我说：“你该放明白些，小姐，你该对里德太太感恩才对，是她在养活你。要是她把你撵出去，谁来管你？”

听了这话，我无言以对。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新鲜。以前我听过不少类似的指桑骂槐的暗示，叫人觉得非常痛心、非常难堪，但又似懂非懂。

阿葆特小姐也随声附和道：“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、里德少爷一块儿抚养长大，你可不该因此就以为自己和他们地位相等了。他们将来都会有不少钱，而你连一个儿子也不会有。你就得低声下气，顺着他们。”

她们走了，关上门，随手上了锁。

饱受欺凌

红房子是一个方方大大的房间，里面陈设着深色木家具，铺着一张红色厚地毯，有一张巨大的床，屋里的红色窗帘永远遮住窗户。屋里很冷，因为里边难得生火；它也很静，因为离婴儿室和厨房都很远；庄严肃穆，因为很少有人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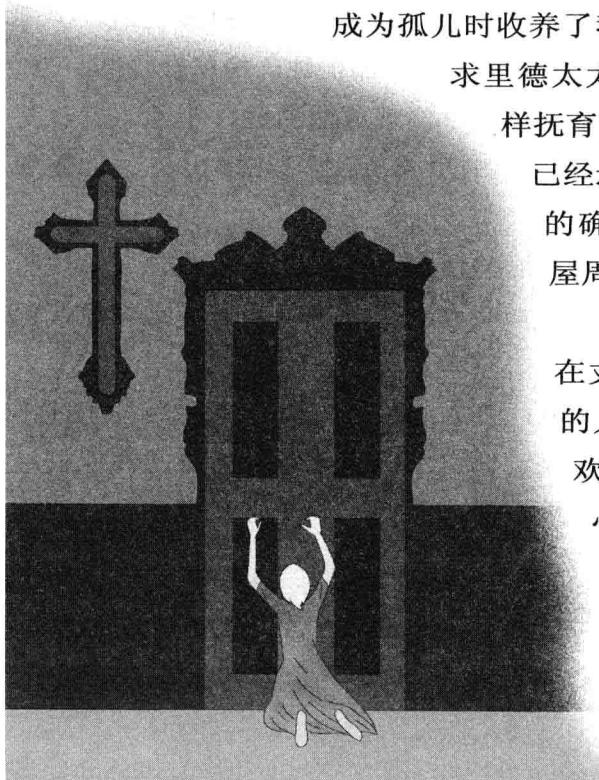
9年前，里德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魂归天国的。他的模样我已记不大清楚了，不过我知道他是我母亲的亲兄弟，他在我父母双亡

成为孤儿时收养了我，而且在临终时也曾要
求里德太太答应像对待亲生骨肉那

样抚养我。也许里德太太认为她
已经遵守了诺言，在我看来她
的确在养活着我，像对待房
屋周围的草木一样。

是啊！对一个外来者，
在丈夫死后更与她毫不相干
的人，她又怎么可能真心喜
欢呢？对一个不是发自内
心却又被诺言约束着的人
来说，这一定是件叫人
厌烦的事。

当然，我毫不怀
疑，倘若我的舅舅里德
先生还健在，他们肯



定是会对我好的，更不用说遭受如此的虐待了。呵！那窗外跳动着的亮光，该不会是里德先生不安的英灵在注视着我吧？这些可恶的人哪！怎么忍心让可怜的里德先生在阴间的灵魂也得不到一丝的安宁呢？一想到灵魂的事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我把挡在眼前的发梢向后拢了拢，抬起头来，竭力打消心中恐怖的怪念头，担忧起自己目前的处境来。我开始盘算采取什么方法逃脱这困境，比如说永远不吃不喝，听任自己渴死饿死。听起来这么做很荒唐，还不如设法离家出走的好。

我不能肯定她们是否真的把门锁上了。我打定主意，慢慢站起身来，摸索到门跟前试着想打开它，赶紧逃出这可怕的屋子，我并不想在这里与舅舅的鬼魂相遇。天哪！真锁上了！从来没有哪个牢房比这儿关得更牢固。跟随着失望而来的是无形的恐惧，我感到好像有什么阴冷的东西正在向我袭来，我觉得压抑，透不过气来，我再也无法忍受了。

我被打倒，磕破了头，现在头还在疼，血还在流。约翰无缘无故打我，却没有人责备他。不公平！不公平啊！我不由自主地拼命大喊大叫起来。

忽然，墙上闪过一道亮光，多半是有人穿过草坪手中的灯笼发出的光。我冲到门口，拼命地摇锁。外边过道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，钥匙一转，白茜和阿葆特走进来。

“爱小姐，你病了吗？”白茜说。

“多可怕的声音！一直刺透我的心！”阿葆特嚷道。

“带我出去！让我回婴儿室去！”我大声喊叫，抓住白茜的一只手。

“她是故意大喊大叫的，”阿葆特带着几分嫌恶的神气断言道，“叫得真难听！如果她痛的要命，还情有可原，可她只是想把我们都叫到这儿来罢了。我看透了她那套鬼把戏。”

“这都是怎么回事呀？”又有一个声音严厉地问道，是里德太太从过道上走来了，“阿葆特、白茜，我记得吩咐过你们，要把简·爱关在红房子里，直到我亲自来看她。”

白茜和阿葆特就这样被支走了。里德太太见我发疯似的哭泣，很不耐烦，二话不说便猛然把我推回去，锁上了门。我听她大踏步地走开了。她走后不久，我的脑袋好像旋转起来，我昏倒在地上。

我记得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仿佛刚刚做过一场极其恐怖的噩梦。我看面前有一团烈火，中央横过一根又粗又大的黑色桥梁。我还听见有人说话，那声音是空洞洞的，疑惧和恐怖弄得我神志恍惚。

不久，我觉察到有人把我抱起来，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小心地扶过我。我把头靠在枕头或他的手臂上，觉得很舒服。

又过了5分钟，迷惘的烟云消散了。我很清楚，我是躺在自己的床上，那团火是婴儿室里的炉火。现在是半夜，桌上点着一支蜡烛。白茜站在床脚上，手里端着一盆水。一位绅士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，正低着头看我。

我知道屋里有个陌生人，他既不是盖茨海德府上的人，和里德太太也没任何关系。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，觉得自己得到了保护，安全了。

我的目光离开白茜，转过去仔细打量那位绅士的脸。我认识他，他就是开药房的劳埃德先生，有时候佣人生了病，里德太太就请他来。她自己或孩子们生病时，请的却是另外的医生。

“瞧，我是谁？”他问。

我说出他的名字，同时朝他伸出手去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不久就会好的。”

随后，他嘱咐白茜要多加小心，夜里千万不能惊扰我。接着他又嘱咐了我几句，并表示明天还要来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感到这屋子